

去齋文集 下冊

去齋

圭齋文集卷之十一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阡表 哀辭 傳

安成劉氏儒行阡表

至正甲申安成劉君粹衷以翰林應奉為後宋局脩史
官未病前一月述其先世梗槩凡葬于里之儒行鄉者
幾所總名之曰儒行阡謁余表之余諾其請矣粹衷未
幾病作又未幾疾甚遣其子都來趣余為阡表余有所
不忍也已而果卒哭之盡哀而告之曰古人有挂劍之
義儒行阡之表余諾君請知余忍有愧於古人乎越二
年丙戌春余將南歸乃表之曰安成在漢屬長沙國定

王發子孫衆多今安成鍾氏獨多於他所蓋其後然安成之鍾亦有兩支焉其一曰南陽太守遐之裔遐魏元陽壻也考遐之先亦漢宗室粹衷性質直叙其先世起自五世直鄉府君迄於父龍泉府君行實有可考者書之其不可考者則亦闕之而已矣直鄉府君諱諤娶彭氏沒合葬小唐之原子雄材字子厚生淳熙壬寅歿景定壬戌祔於先塋之東南娶李氏葬雙牌嶺繼王氏祔子厚墓石生三子長炳字季文歿于至元乙酉祔祖塋之左次煥燁皆無後季文生三子長應龍娶趙氏歿同祔李孺人墓側次祐孫娶鍾氏合葬由慈灣次承翁字德甫王氏出也累監吉水泰和吳城南康等稅生於宋

淳祐壬子六月歿於大德壬寅四月祔祐孫之塋娶穰氏生景定庚申之十一月歿大曆之九月祔王孺人墓右子輝字明卿生至元辛巳歿至治壬戌以子貴贈承事郎龍泉縣尹葬里之稼木塘娶陽氏封宜人子性即粹衷孫一人曰都此其自叙若此五世皆業儒其鄉又以儒行著名阡曰儒行誰曰不宜大夫士惜之者曰劉氏數世力學至粹衷始有祿爵于朝以粹衷之才使得中壽其所就豈可量哉余則曰天下之事惟不足故有餘日行一日不及天者一度月行一日不及天者十三度有奇是不足也積其不足乃有餘分及有置閭則氣朔分齊而成功矣天且如是而况於人乎人謂之不足

則鍾氏之有餘慶者庶乎在此粹衷有學識能詞章會
試御試皆第二在南士中寔第一名為旌德縣尹廉明
有威政化太行遷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
脩國史院編脩官其與脩宋史大愜士論余庚午科考
試南宮寔余所得士有斯文之契故為之表云

蕭同善哀辭

人貴有後兮子貴為男男固可尚兮子職曷堪生而懸
孤兮西東北南終老邾下兮壯志斯慚違親從祿兮孰
為旨甘榮與養俱兮此樂孔耽求備造物兮十無二三
一或缺望兮終身之嘆隱君有子兮詩禮是揮更習律
令兮讀例與凡郊以儒薦兮辰抱憤慘沂瞻隱君兮宰

木既斲幸哉有母兮華髮滿鬢兒服楚楚予懷母擔擔
燕礎十霜兮吳桑幾蠶縮戍望更兮匪進之貪生可為
養兮逝恩其覃歲月不貸兮枯魚之銜吁嗟隱君予聲
流淪淪孝則愚史兮壽非彭聃遭世化倏兮脫身戈鈔
負母遁逃兮賊鋒以或流血漸腓兮惟悔之咸創巨雖
遠兮永卹之亟掾語反是兮煩憂如悞泰山有雲兮起
乎崑崙膚寸裁合兮八翼可曇維此下如兮氣升江潭
將族而雨兮風醜其醜思澆根本兮澤第及涵感彼何
易兮順如馳颿此進獨難兮右跣履嶢所處寔異兮命
疇吊讒擔志不渝兮明神允監稅為哀詞兮視此幽劓

高昌傑氏家傳

契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瞰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
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婆訶妻默棘速可汗為
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速
卒國亂婆訶可敦率眾歸唐唐封為賓國夫人而默棘
速故地盡為回紇所有瞰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
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勢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
為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即今
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幹耳汗
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斑達
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契鞏傑河回紇有普
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

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
刺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
遂為和綽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
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
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
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瞰欲谷子孫既世為偉
兀貴臣因為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契鞏河上子孫宗
瞰欲谷為始祖因以契為氏焉以河名也相傳瞰欲谷
初為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
兵瞰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
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

爾襲為本國相答刺罕錫弼阿大都督遼王授以太師
大丞相總管內外歲事故國人稱之曰歲赤立屬滅里
棘脫脫伯吉叛合刺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
曰脫脫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
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往取
滅里棘馬百疋脫脫使追之則給追者曰丞相取馬載
葡萄酒見汝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
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七行營三日一
易谷以嬖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
遲公至既行乘日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
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私恩公義有難兩全者

吾奉王命取爾首耳亟拔劍斬之左右股慄不敢動持
首白王王悅賜玉深郡地暨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
山狐白裘一初兵出阿忽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
國俗以為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裳盛水祝曰
願子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
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盛暑袒
跣卧大樹下鴉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鞞鴉下爪鞞
者三方怒提之毒蛇自上墮地賴鴉免於螫戒世世子
孫勿殺鴉及死之日有神人跪請曰帝召丞相以劍擊
柱斥之神滅公以是卒葬玉深郡西五里曰闊爾祿
名之曰辛子岳弼齮國相為答棘罕阿天都督太師大

丞相仍兼通管內外藏事七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弼
曰衢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刺脫因曰多和思亞思弼
二子長曰叱哩伽帖穆尔次曰岳璘帖穆尔叱哩伽生
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刺罕時西契丹方強威料高
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
之謀於叱哩伽曰計將安出叱哩伽對曰能殺少監挈
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
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叱哩傑忽底進
授明別吉妻號赫思迭林子弟以賸欲谷之後世為其
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
有疾其功者請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叱哩伽匿

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寶甚急叱哩伽度無以自明
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鈕銀印金螭
椅各一衣金直孫枝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
一十三郡尋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為質叱哩伽歿高
昌諸部塗哭巷吊歲時祠之岳璘精偉兀書慷慨以功
名自許貲美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
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翰真奏求師傳上命公公訓導
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中
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鄴縣民萬餘戶入
樂安以便摠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
虎符并賜宮女四人所得賞賚悉歸故郡以散親舊且

盛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出河
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
稱便太祖皇帝即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
幹真出殿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道姦革州部
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
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謚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
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蒞事實猛適宜初為諸
王幹真必闍赤領王傳事王薨長子質卜早世嫡孫塔
察幼庶兄脫忒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
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龍爵為王
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陝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

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
南必有駿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
並進未幾上崩班師集關阿里博哥睥睨神器諸王多
附之王亦首鼠進退撒吉思聞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寬
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專意推戴若猶豫不決則失機非
計也王從之世祖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宮人甕
吉刺真氏及金帛章服泊至鎮鋤^強姦革邪除穢遼東
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
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即
奏疏為直前謾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璫反
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

得瓊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
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固治脅從於是釋囚繫返
流逋婦剽掠吹枯蘇僵簡節踈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
授資德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畧統軍二使兼益
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別選貴戚臨
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瓊馬群
園林水磴海青銀鼠裘等嘗慕古人舉親舉讐之節惟
才是用或以子姪為幕僚或以里閭知舊為文學官或
以叛帥舊卒為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為國計公論多之
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
得肆耕李瓊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

禿錙懷其恩以璋謀上變乃襲璋斬之統軍抄不花畋
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荅爾等豪據民田以為草
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減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
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萊與密等
州丁壯屯沂莒以逼連海宋邊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
其為民捍患為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
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于
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
勲德焉今贈安遠侯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曰襄惠
岳璘十子長曰益弥勢普華次日都督彌勢普華曰懷

來普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尚
曰合刺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勢初
從撒吉思討李璫以功奏為行省即中繼除博興沂州
監都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
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忠謁丞相
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
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
奔潰都爾彌勢為前鋒引大軍乘勢逐北與宋殿帥孫
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陞蔣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
陞斷事官江南既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
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携阻兵每單騎

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
竊柄張甚耻為詭隨居閑養晦五年日本之後以為征
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塔海李罕山等異議辭行已而
阿塔海等果敗運使盧懋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為
叅知政事知懋不可與共事亦辭不拜後懋果以罪誅
遷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
為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江浙財計至重命為行省即
中及桑菖當國屢欲援為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
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
南王卜隆吉台皆以兄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勢
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性每至上前開陳

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
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乘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
西憲使卒哈刺普華個黨有節槩好義如嗜欲恤窮若
姻戚臨危蹈難狗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留
之侍母與敦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嘆曰幼而不學有
不墮吾宗乎即趨父所自白父竒之俾習偉兀書及授
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璿之亂與敦氏
挈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
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為孝感所
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
衛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治以

勞授金符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
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
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晨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
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
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
百官之法通泉幣却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
附宜昭舊族振滯賞懋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
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
十萬石由邦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
斛為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刺
普華伏闕抗言量之畸贏出於原降而水道之虞非人

力有弗戒被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
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執政柄者憤無所泄則詘
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
鹽使兼領蕃市舶時盜梗益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
東州負販之徒萬人撞搪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
荅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
餘黨復業仍條言益法之不便者悉祛其害按察使脫
歡大為姦利劾奏罷之群盜歐南喜潛王踞偽署丞相
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
餘條建言捕刈弗亟其勢長聲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
帥課兒伯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搃

之功最諸將無何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
智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
橫絕石灣其鋒銳甚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饑重事也
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
矢竭馬傷後步格鬪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
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為逆
耶正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
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台特勒氏曰廣寇
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天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
事鐫閏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刺普華衣金甲指麾
其中謂曰吾今治此煩若二人為功曹翌日凶計至俄

而閏德相繼死時群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徃徃見其
乘駝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為神繪像
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位分明禁令嚴肅凡所施置後
為法程敬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
通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
謚曰忠愍希台特勒封高郡_昌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凜
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傑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
歲剗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
故相與繪為圖傳觀之既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延祐初
守廣德治法風聲為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江浙田糧行
有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

猾吏為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
潭為大郡既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軋已者
搆誣以罪事既白遷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
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柳州慶遠賓州徭民叛領兵
數千進以榮誘賊黨擒其渠魁侯十九龍半天等一十
三人以婦賊眾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為守
備計開通故道以絕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
謂其有文武才畧如古良將遷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
花赤中書嘗檄徃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既而引年
休致家于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傑玉立登延祐戊
午第今翰林待制朝請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曰傑直

堅登泰定甲子第今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白傑括
篤登延祐乙卯第今中順大夫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事曰傑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今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
傑列麓登至治庚午第今從仕郎河南府經歷越倫質
蚤歲警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
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
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
基傑輦今因以傑為氏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
來勤瘁王家翊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家大懼
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歷以請玄惟大史公論
賁夷齊顏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
輒廢書而歎以為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傑氏世磊砢相
望勲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尚此諸季起
家擢科如射命中異時泓涵演迤碩大顯融無落於其
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既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
之於傑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乎前所聞矣使造物報
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為善者哉又惟別生分類古
之道也傑氏遠稽前聞邈厥本始以垂方來綿延百世
遂為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余所嘉
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為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
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圭齋文集卷之十一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二

宗孫 銘 鏞 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經疑

問夫子以小器稱管仲而又以其仁許之何也

對聖人之用人有以德之體言者有以德之用言者不可以一槩觀也夫以德之全體而言則天之所以賦於人、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其體甚大也惟聖人為能踐形下聖人幾等而以德之全體論之烏得不少為之貶哉故喻之以器器者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得而誣者也若夫有以德之用言者則不然夫德非徒貴

乎足已以其有及物之功也而王伯之會世變之來有人於此乃能明大義以安斯民聖人即是論之安得不深許之哉故稱之曰仁仁者之用莫大於愛物也迹其惠之在民心功之在天下亦安得而泯之哉昔夫子之論管仲或曰小器或曰如其仁其體用之殊乎夫仁之一字夫子未嘗輕以許人是以顏冉之流工夫造詣之高下夫子於言仁之際若有分寸較於其間獨於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既許而又不許之豈有他哉蓋自姬轍既東楚氛浸盛生民之擾擾紛紛者未有紀極也仲也出而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之力馬其仁之及物為何如邪求之當時未見仲比也至於其

器之易盈不能使已無三婦之僭公無多嬖之失齊政旋踵而衰則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其擴而充之以至於一初之全體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重惜乎非重中所能及也蓋必至是然後為大器之體段焉仲之為小不亦宜乎然則聖人之論何往而非公乎

問孟子以隘與不恭稱夷惠而又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何也

對人有絕世之行可以為聖矣而未至於化也故不能無一偏之弊焉夫聖而至於化則世無得而名有聖人之一事而至其極焉始有絕世之名矣由其有絕世之名是以清者一於清而未必和和者一於和而未必清

於是不廣之意擴不恭之氣象生焉雖不害其為聖人
也而君子至公之論豈得以此廢彼哉孟子之稱夷惠
或曰隘與不恭或以聖人百世之師推之非異論也自
今觀之讓國而逃諫伐而餓與夫不羞污君不卑小官
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薄敦而鄙寬則百世一夷惠而
已誠聖人也然而朝冠塗炭之偏袒褻我側之污不幾
疾惡之已甚同流之無別乎大抵清不期於隘和不期
於不恭特其不能化而馴致其弊焉彼夷惠亦不自知
其然也由是觀之負絕世之名者夷惠之得為聖人以
此也其不得為大而化之之聖人亦以此也若吾孔子
則不然絕孺悲拒陽貨見小君於衛國應佛肸於中牟
時乎清時乎和無適而不可也夷惠能之乎故不觀孔
子無以見夷惠雖然亦豈可以是處少夷惠哉孟子曰
伯夷聖之清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二子亦孔
子之徒歟

書義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

自古者以成德觀人而人才治效之盛為不可及也夫
成德者君子自然之德然君子有是德而不能以是德
自見於事功惟古之聖人有以知之而每以為觀人之
法焉凡有司百執事之臣莫不由是而取材故嘉謨之

入告庶績之成熙無往而非是德之形著也人才治效之盛無越於帝舜之朝此其故歟書曰云云所謂九德者非臯陶所謂人之有九德歟訓書者以為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自帝世以知人為難而臯陶陳九德之目或養直而溫和或簡易而廉隅或果毅以為擾或塞實以為強其他或六或三不一槩也有六德而嚴祇者則錫之以有邦有三德而宣明者則任之以有家觀人之法拳拳於九德焉生斯世者不患其無位也而患其不能有是德於是莫不精白以承休勤敏以趨事者以聖人能翕合而受之敷布而施之也人見其俊又在官也而不知九德之時措也故夫九官相遜茲非

百僚師師之興起乎十有二牧惟時亮天工茲非百工惟時之則倣乎所以相遜所以亮天工者非九德之君子孰能與於斯由是觀之九德咸事之一語其虞朝觀人之法得人之本歟後世惟殷周之完俊灼俊意為近之故其人才之盛亦髣髴有虞之世秦漢而降急於功利權謀之近效而用區區勝德之小才於是九德之目僅存於書耳或曰虞庭君子之多而舜猶以知人為難者蓋慮靜言庸違之在朝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者未盡杜絕聖人觀人之法不可一日廢也然吾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之後則君子多而不仁遠矣故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

策

問今天下之事有可言者多矣姑舉其大者言之冗官之未汰銓選之未精殿最之未明法律之未定此四者方今之急務朝廷之所欲聞而士君子所當講者其參酌古今以對毋泛毋略對洪惟盛時設茂科策多士而開其直述之門執事典文衡詢承學而試以時務之大夫天下之事誠多矣至於大而可言者亦今世之所囁嚅者也自士大夫間以道故常為練事以言要切為干時是以至論罕聞今執事不循故常不貴泛畧舉急務以詢諸人豈非盛時開直述之門而得為不諱之問然而所謂直述者非以其

文朴野而以其言之切直也既以不諱問宜以直述對昔夫子以林放為大哉問非大其問以其知本也事不知本多言何裨愚請言事之本矣明問有曰云云是四者方今所欲聞也愚謂非特方今之所欲聞乃方今之已行者也其間行之弗竟守之弗一或者未究其本乎如冗官之汰大德之初嘗舉行之中書以打減置局而董之以平章某公或議某司當併某司則創某司以兼領之議者或創而罷者尋復矣辛亥更化渙發德音減遙授之官改陞創設者日議併罷乃併通政於兵部武備等院皆復舊制京畿寺監罷者非一是則冗官汰矣然而輿圖之廣郡邑之衆旁蹊曲徑之提出者未悉汰

也。銓選之精則自混一以來。立省選部選之法為二。別子弟承襲承繼承蔭之例為三。設吏員譯學儒業軍功出身之科為四。是則銓選精矣。然而氏族貴賤之未別。歲月賢否之同淹。或未暇精也。歿最之明則自大德皇慶以來。定十三條之章法。或遣宣撫巡觀。或命御史徧歷。是則非不明也。然而各處廉能五人之薦。未見即用也。三考黜陟之法。未見可久也。法律之定。則非無至元新格也。非無省部之編例也。然而掾史一時之議擬。而通行者。盡合於至元之法。意乎。廣平何相之撰擬。而未進者。竟能為大德之成書乎。由是觀之。四者非不知也。非不行也。愚請論其本。為其一曰汰冗官之本在於減

閒散之俸。以厚正官。塞僥倖之路。以清正選。今正官之俸甚薄。而散秩之祿尚多。昔劉景升有大牛。葛豆數倍。而負任不及常畜。曹操以之享士。戒冗食也。况方以歷俸為出身。減祿俸之無名。則出身有限矣。若僥倖之門。斯又正選之大患也。古者判行使之。置損外同之設。未必非有所循。而為是名。以處之。而漢之爛胃。晉之續貂。實濫觴於茲。誠能如漢文欲用嗇夫。而張釋之終以為不可。家人濫求。即官。而明帝終不以為私恩。則冗者可汰矣。其二曰精銓選之本。在於嚴族屬之分。以尊吾國。人畧歲月之考。以拔其才。用今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屬。隣於近似。而均視蒙古。乘堅馭

戾並列通顯。蓋我國人天性渾厚，不自標榜，愚恐數百年之後，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復別異矣。欲還淳古之風，去傑黠之習，則必如貞觀之於崔盧氏族，命近臣編之，使其派系分明，不得揉進可也。至於歲月之考，能否同滯，此可畜常調，不可以待賢才。誠能覈名實，以甄異能，使錄錄庸吏，不得含糊，洪汎苟資，歷求序遷，則當如崔祐甫除官八百，而不拘常資。寇萊公却例用新進，而號得士，則銓選可精矣。其三曰明殿最之本，在於擇才明之監司，絕殿序之汚吏。夫貨來之徒，玩法而殘民者也。豈可復為民之父母乎？三年之殿，邊遠之任，未是悛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身為方岳，而見善不舉。

豈得復為人之耳目乎？絕汙吏，則顯如唐太宗之於党仁弘，苟犯贓賄，雖至親，幸難以減公責。監司則願如齊宣王之封即墨，而烹阿大夫。晉文公之誅曹而數其不用，僖負羈，則監司必舉汚吏，必除最者，非假請掩殿者，不可僥倖矣。其四曰定法律之本，在於酌古今以成法。書優祿秩，以選法吏。今法書無一定，法吏無優選，推讞混於常流，條令哀於書肆，官不徧覩，法無定科，輕重高下，逢其喜怒，出入比附，係其愛憎，無成書，則近於罔民，無優秩，則昧於勸善。昔者子產鑄刑書，雖曰叔向笑之，而鄭以治，以能止辟也。于定國為廷尉，以民無冤而至三公，近代錢若水以同州推官清直，而擢樞副，前以示

勸也如是則法書必作。法吏必優。刑自平。允律自精。孰
矣。四者之本。愚既已畧言之。其目之備。更僕未可終也。
雖然。四者之本。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信而已。方
今天下急務。所可言者。孰有大於信之一字乎。書曰。令
出惟行。商鞅之伯術。亦以示信為先。令而不信。則冗官
何由汰。銓選何由精。殿最何由明。法律何由定乎。愚故
曰。所以行之者信而已。明問有曰。宜參酌古今。以對毋
泛。毋畧。嗟夫。執事以急務為問。愚敢以泛畧為對乎。然
四者之有信。猶水木之有本源也。故敢以為終篇獻執
事。其思之。

制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已無為。

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
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
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
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
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
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
如彼。况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
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
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
義有未盡效邪。予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
變。毋迂濶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

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有志者事竟成人主之致治莫先於立志故善觀人主之治者先觀其志夫人主以能致之資操可致之勢所圖無不獲所欲無不成以求乎天而天應之以求乎人而人從之所以然者以其志之先定也其或致理之效偶有未備天人之間偶有未和則當守之以專達之以彊以俟夫悠久之效不可以疑貳阻之也臣草茅賤士何敢上揆淵衷然以臣切觀陛下之所為真近古以來大有為之君也陛下曩在東宮仁孝之資英毅之畧聞於天下也久矣既而徵四方書以考古今飛龍之初大召宿儒詢問要道臨御之後不遑聲色不事

遊政凡耳目之娛營繕之事秋毫不經於心惟經籍史傳日接于前於是大興儒科黼黻至治祖宗以來百餘年之曠典一旦舉而行之遂使臣之淺陋亦獲叨奉大對於明時雖然臣之望陛下者以陛下為有大志而陛下之策臣者亦適有以發臣之愚臣伏讀聖策曰朕聞聖賢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其所以致治雖殊及乎民安物阜風俗淳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况薄

漢唐而不居者乎。嗟夫。薄漢唐一語。此乃聖志之發見也。陛下此志。可與四三王。可與六五帝矣。其曰或恭已無為。或不遑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為善。臣愚以謂此未可以觀致治之殊。當有以驗在志之同也。古人有言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若以恭已無為。異乎不遑暇食。則隆古之恭已無為者。莫舜若也。然而一日二日萬幾。舜何不少自逸豫乎。若以恭儉寬仁。異乎力於為善。則近代之恭儉寬仁者。莫漢文若也。然而拊髀思賢。夜半前席。漢文何不為是。玄默乎。由是觀之。未有不自憂勤。始者自憂勤。始志之同也。陛下既薄漢唐。臣不復庸引漢唐之事。請以舜文終焉。舜文之道。布在典策。陛下

既慕舜文。亦法其所為而已矣。如欲民安而物阜。風淳而俗美。則當思夫利用厚生之何急也。惇典敷教之何先也。由庚魚麗。何自而多也。閔睢麟趾。何從而厚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於田里。則當求如臯陶者。命之明刑。有如虞芮者。俾之息訟。九歌可使勿壞也。大雅可使無廢也。陛下能法舜文。即舜文矣。如欲制禮作樂。翕然太和。則當求如伯夷。后夔。周公者。命之制作。於其間六典之制。或尚可講也。九韶之音。或尚可學也。陛下能法舜文。亦舜文矣。至如麟鳳龜龍。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聖策有曰。亦其氣之應也。臣愚以謂知氣則知志矣。聖人志氣清明。若神一動則

天地隨之諸福之物皆自聖人方寸中來非自外至也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吾之氣順則天
地萬物之氣亦順吾之氣和則天地萬物之氣亦和天
地之氣見於萬物同一和順則百獸自舞於舜之庭鳳
凰自鳴於文之岐矣又何祥瑞之足羨哉臣伏讀聖策
曰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
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
行仁義猶未盡效耶臣愚以謂此天以堅陛下之志也
古人有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若曰稼穡或傷於水旱則
舜之所謂洛水警予者猶有其於今之傷稼者也若曰
黎民或致於阻飢則文王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猶有

危於今日之阻飢者也願二聖人之所以弭灾恤患者
罔游罔淫皇自敬德之外無聞焉陛下既法舜文詎知
天之所以啓舜文者不以啓今日耶陛下以敬天為忠
則水旱可變為豐穰陛下以恤民為志則阻飢可變為
足食在方寸一轉移之間耳若諉之曰豈行仁義而未
盡效耶臣愚竊以為未然夫仁義之效如炊之必熟種
之必生行仁義而未至者有矣未有行仁義不效者也
陛下如以悠久待之或曰聖問如此而臣輒以為可以
回三王可以六五帝者何自而知之蓋因其已行者知
之也其未行者擴而克之斯無難蓋仁義之積禮樂必
興彼漢唐之治如身衣戈綿一臺惜費以致海內殷富

與夫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自三代而下亦可謂盛矣然
賈生勸漢文以禮樂而辭曰未遑祖孝孫柱淹勸太宗
以禮樂而曰治之隆替不繫於此臣以是知二君於仁
義之效若有而不知也今陛下銳情儒科日議禮樂而
拳拳於仁義之二字視漢唐何啻相千萬耶此志所充
宜其儷美於五三盛時也大槩國家之治當先論其根
本不可責效於目前古之聖賢之君未嘗不憂勤於其
始逸樂於其終災異於其先祥瑞於其後今日之不遑
暇食力於為善他日之恭己無為恭儉寬仁也今日之
水旱傷稼黎民阻飢他日之麟鳳龜龍嘉禾朱草也若
夫備禦之不可無術救荒之不可無政求芻之不可不

擇一賢相事耳奚以多言為臣又讀聖策曰子大夫明
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
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臣愚以謂事有古今志無古今
事有通變志無通變聖人之志與天地之正氣相通志
定於此氣應於彼有理之必然者倘論水旱而牽合於
夏侯生輩洪範五事之說則隣於迂闊矣論民饑用乏
而附會於摧萬紀尋建利之謀則流於乖戾矣臣非不
知實所不敢臣之拳拳者惟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留
意焉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圭齋文集卷之十二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三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詔表冊文

命相出師詔

惟天惟祖宗混一函夏全付眇躬朕承丕基兢兢圖治
罔敢逸豫不謂邇者河南反賊乘此承平之久負固弄
兵流毒黎庶已嘗命將討捕屢獲渠魁戮以徇眾餘黨
狂悖尚逋嚴誅亦嘗賜宥開以自新怙終不悛致煩師
旅太傅中書右丞相脫脫爰自賊發迄今屢請董師致
討朕以心膂之親應難其請而期於自効誠懇益堅朕
惟事體之大付託實難匪資巨濟之才孰勝戡定之任

今命脫脫以荅刺罕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總督諸道軍馬水陸並進其樞密院御史臺各分官屬從行稟受節制無或有違務要廓清妖沴永底隆平於戲太傅寔左右朕躬其行在安靖天下故分總揆之重屬以討賊之勞尚克欽承懋建丕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命出師詔

朕承國家隆平之運四方無虞民不識兵士不講武于茲有年矣不謂迹者河南反賊弄兵構難荼毒蒸黎用是前歲大丞相脫脫請自出征一戰平徐朕惟股肱大臣宜朝夕在朕左右亟命召還分將致討豈謂因循遷玩倏經二年湖廣荆襄雖嘗克復餘賊逋誅負固恣睢

致使軍士暴露日久吾民供給困繁愁嗟怨嗟徹于朕聽朕不遑寧處乃命脫脫以荅刺罕大師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總督諸軍該馬振其威武刻日進兵殄賊安民以釋朕慮凡將士用命者賞不用命者誅賊衆來降者赦旅拒者戮於戲朕與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軫其憂相任其勞理所必致汝往欽哉慎厥事事乃有濟圖厥功乃有成往哉汝諧布朕威德措安吾民朕惟汝賴汝往欽哉

進遼史表代右丞相脫脫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機衡人文

莫證於簡策人主鑒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機衡之精
鑒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
有大史之稱然而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
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迷前代之設施
大意有助時君之鑒戒遠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
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
善隣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
省歛吏課每嚴于芻牧歲飢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
罪則脗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尊三歲之制君慕
漢高之為帝托耶律於劉宗相儼鬱侯之為臣更述律
以蕭姓享國二百七十有一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

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
生殘賊興而根本感變強為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
祚自絕大祐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
忌陳大任辭之精詳五代史係之終篇宋舊史均諸載
記予奪各循其主傳聞况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
仁深加憫惻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
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歡誠懇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
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于往牒茲循史事斷自
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以
右揆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識臣賀惟

一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承旨臣歐陽玄
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臣
呂思誠為總裁官中書選儒臣崇文大監今兵部尚
書臣廉惠山編凱雅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秘書著作佐郎
臣徐昂翰林監脩臣陳繹曾為脩史官分選遼史起至
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二月發故府之櫝藏輯選方之
獻搜羅剔抉刪潤研磨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
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等叨承隆寄幸睹成功載
宣日月之光華願効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
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
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若干卷列傳四十五卷

各著論贊具存體式隨表以聞上歷天覽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謹言

進金史表

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
徵以作隋書蓋曆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
國可減史不可減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
章程之沿革弗披往牒曷蓄前聞惟此金源起於海裔
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
也如縱燎而乘風其立國也若置郵而傳命及燭興於
禮樂乃煥有乎名聲嘗循初而迄終因考功而論德非
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

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志而未有一四海之
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
自取覆敗宣宗輕動昌濟中興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
水飛烟之日天人屬望久有在矣君臣守義蓋足取焉
我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以有名之師而釋奕世之
愾以無敵之仁而收兆民之心勁兵擣居庸關北拊其
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指顧可成於雋功操縱莫
窺於廟筭懲彼取遼之暴容其涉河以遷太宗英文皇
帝席卷河朔而徇地并營囊括趙代而傳檄齊魯滅夏
國而蹴秦鞏通宋人以逼河淮睿宗仁聖景襄皇帝冒
萬死出饒風長驅平陸戰三峰乘大雪遂定中原大陽

出而燭火燭正音作而衆樂廢及我世祖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恢弘至化勞徠遺黎燕地定都徹武靈之舊趾
遼陽建省撫肅慎之故墟于時張柔歸金史於其先王
鶚集金事於其後是以纂脩之翰見諸敷遺之謀延祐
申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
學紹述先猷當邦家閒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
泰和以來之事迹接我聖代初興之歲年太祖受帝號
於丙寅先五載而朱鳳應世祖毓聖質於乙亥終一歲
而黃河清若此真符昭然成命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關
耆艾沒而新說譌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
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等集衆披以責成書佇奏

篇以覽近鑒臣等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書誠
乏司馬遷之作獻金鏡之錄願擴張相國之忠謹撰述
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目錄
二卷裝潢成一百三十七帙隨表以聞

進宋史表代丞相阿魯圖撰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
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太醫院廣惠司事臣阿魯圖言竊
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
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
一之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總
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馭櫛風沐雨詎

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筭揚舡而平江漢
卷甲而克襄樊恭行吊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收
圖書於勝國輯甫嘒於神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
而歸秘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視
一統之無外樞庭偃武既編戡定之勲翰苑摘文尋奉
纂脩之旨事幾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承多務
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
帝陛下恢弘至道紹述丕謨往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
祖宗功德思揚屬於耿光惟我朝大啓基圖彼吳會後
歸板籍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
成此彌文之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別兒怯不華領

事 前 右 丞 相 臣 脫 脫 為 都 總 裁 平 章 政 事 臣 帖 穆 爾 達
識 御 史 大 夫 臣 惟 一 翰 林 學 士 承 旨 臣 起 巖 臣 玄 治 書
御 史 臣 好 文 禮 部 尚 書 臣 沂 崇 文 大 監 臣 宗 瑞 為 總 裁
官 平 章 政 事 臣 納 麟 臣 伯 顏 翰 林 學 士 承 旨 臣 達 實 帖
木 爾 左 丞 臣 守 簡 參 議 臣 岳 柱 臣 拜 臣 陳 思 謙 郎 中 臣
幹 藥 臣 孔 思 立 等 協 恭 董 治 史 官 工 部 侍 郎 臣 幹 玉 倫
徒 秘 書 卿 臣 泰 不 華 大 常 簽 院 臣 杜 秉 彝 翰 林 直 學 士
臣 宋 聚 國 子 司 業 臣 王 思 誠 臣 汪 澤 民 集 賢 待 制 臣 干
文 博 翰 林 待 制 臣 張 瑾 臣 貢 師 道 宣 文 閣 鑒 書 博 士 臣
麥 文 貴 監 察 御 史 臣 余 闕 大 常 博 士 臣 李 齊 翰 林 脩 撰
臣 鐺 文 大 醫 院 都 事 臣 賈 魯 國 子 助 教 臣 馮 福 可 大 廟

署 令 臣 陳 祖 仁 西 臺 御 史 臣 趙 中 翰 林 應 奉 臣 王 儀 臣
余 貞 秘 書 著 作 左 郎 臣 譚 慆 翰 林 編 脩 臣 張 翥 國 子 助
教 臣 吳 當 經 筵 檢 討 臣 危 素 編 劇 分 局 彙 粹 為 書 起 自
東 都 迄 于 南 渡 紀 載 餘 三 百 載 始 終 纔 一 再 期 考 夫 建
隆 淳 化 之 經 營 景 定 咸 淳 之 潤 色 慶 曆 皇 祐 以 忠 厚 美
風 化 元 豐 熙 寧 以 聰 明 泰 憲 章 馴 致 紹 聖 紛 紜 崇 寧 荒
亂 治 忽 昭 陳 於 方 冊 擇 存 寔 本 於 宮 庭 若 乃 建 炎 紹 興
之 圖 回 乾 道 淳 熙 之 保 乂 正 直 用 則 人 存 政 舉 邪 佞 進
則 臣 辱 主 憂 光 寧 之 朝 僅 守 宗 社 理 度 之 世 日 蹙 封 疆
顧 乃 拘 信 使 以 渝 盟 納 畔 臣 而 侵 境 由 權 奸 之 擅 命 啓
事 釁 以 召 兵 厥 後 瀛 國 歸 朝 吉 王 航 海 齊 亡 而 謗 王 蠲

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
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衆言淆亂於當時大義昭
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
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彞倫賴
是以匡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寡識而輕
信至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覈容盛而實德
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古今以
時舊史之傳述既多襍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而
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於玩
愒臣阿魯圖等忝司當揆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
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効之志無窮倘垂

清燕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
稽古之功監于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
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
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裝潢成四百九十二帙隨表塵獻
以聞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三月進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雖形於上
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之具是以
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予以著當代之設
施予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續休鴻基發
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閔睢之風化日興

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躬親萬機。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必有鋪張以揭。曠日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體會要之遺意，徧勅官寺發掌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叨承旨，喻俾綜纂脩物有象而事有源，質為本而文為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畧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脩通議一卷，裝潢成帙，隨表以聞。伏取裁旨。

明宗皇帝尊號冊文

伏以得名得位，大君之盛德必兼。事亡事存，孝子之至誠如一。爰徵古訓，追上徽稱。欽惟皇帝陛下，皇考稟純乾之剛，居洊震之長。當世祖之丕構，接武皇之正傳。歷試諸難，侔蹤虞舜。舊勞于外，儼跡商高。當龍躍以在淵，變化莫測其量。及雷行而育物，動靜不違乎時。茲豈非順天乎？若夫綸言未頒而仁聞之馳，滿天下寶璽初受而皇極之建，繫人心茲豈非立道乎？至于親儒生於汗馬之擄，輯宗盟於橐弓之頃。茲豈非敷文之教，知武之功乎？聖莫大於無為，孝莫大於善繼。立造固難乎擬議，鴻名宜罄乎宣昭。矧往事之艱貞，增眇躬之怵惕。欲旌永慕庶享多儀，謹遣攝太尉臣某奉玉冊玉寶，追上尊

號曰明宗順天立道啟文知武大聖皇帝

銘

友吾銘 吾友號

吾仁我以友我是須輔雖資友取友在吾人肯友吾視
吾可否善不吾若友吾何取尊者友卑貴不吾見乃忘
勢分乃友貧賤賤者友貴所貴吾立傲固不可佞豈可
習有人於此如澤相麗吾友友吾交盡友誼曾子之學
省先吾身吾友為誰必顏其人惟顏與曾尚友千載讀
詩讀書吾志吾在

敬心齋銘

人之有學治心為先心得其理乃聖乃賢賢聖之為其

要曰敬清明在躬齋莊中正敬不干貌敬于其心思而
儼若上帝汝臨無貳無虞惟精惟一飭我天君守而勿
失學之終始惟敬靡他身之主宰非心而何克敬在心
亦敬亦聖聰明為堯溫恭者舜湯曰日躋姬文緝熙孔
嚴三畏顏謹四非孟子養身尤善養氣彼何人哉希之
則是勗爾敬心心以銘鐫為此銘者太史氏也
戚友劉君思清以其猶子尚敬謂予瀏上予嘉其好
古將掖而進道乃為之銘其敬心齋請事斯語余日
望之

字說散說附

楊鑑瑩之字說 劉文廷壻

工製器皆有陰陽其陽文其陰質古者物善技精故表裏一文質均後世物多疵技售狃故金有滓玉有瑕絲有類則為文以蓋之若質之素乃為貴耳惟鑑不然其質之美見於面其文之美見於背蓋鑑主於瑩故也瑩自外徹內用能以內燭外鑑之瑩未嘗為文而天下之文無不入焉吾故謂鑑有君子之道以其先質而後文也雖然百煉而金精金精而鑑瑩豈一日之功哉人質亦然所資於學也大矣安成學者楊其姓鑑其名瑩之其字者誠者文節公諸孫也質美近道蔚然有文通春秋三傳學用薦為國子四門館生圭齋歐陽玄書是說以贈之

劉叔耔字說

安成鑄生名士疇字叔耔從余謁字說夫疇者易治之田之名也耔者既立之苗又壅其根使之梗有據以禦水旱者也子名疇字叔耔尊公為子計者周矣農在四民能衣食其三者工之技商之利或足以病之先王有厲禁矣惟士與農同體故畊學往往並稱於經士生斯世筋力不匱才智有餘退恃可治之田進挾可用之學傲然無求於穹壤間以聽命於司造世之偉丈夫也然古今則幾人焉進為鹵莽之學以倖一時之遇退為滅裂之畊以倖一歲之秋滔滔者不之也然豈願吾友効之哉實耕學於一貫堅智力於一勤疇有其地耔有其

本國之良士又良農也余為大司成時生之尊公常博
為國子助教生以胄子入學日升堂講論余愛生之殷
琅琅而論纚纚也今別又數年矣生勉乎哉

族子章晦字說

宗兄議翁子耀既冠當字謂余字之余字之以章晦又
申其說以勗之今天下之有光而能燭者水也火也而
二者不同焉水內明外暗火內暗外明然世以水鑑者
付一以火照者什九豈非外闇內明者晦養其明假物
而明始見外明內闇者明出乎物遇物而明自生君子
則之內外交養明晦相資猶水火日用於世而明不匱
豈不以是與或曰朱晦翁初授教於屏山鐺氏有木晦

於根春華燁敷之言由是號晦菴今子以水火言明晦
何居余曰木受氣水而傳氣火者也晦明明晦豈二本
於余生乎喜吾歐陽氏之業為儒者甚多章晦聰明好
學尤多藝能年則弱冠已見館穀於大家余字以晦蓋
望其顯融者奚止如今日所觀者云

李觀尚賓字說

鈴邑大姓曰西溪之李有名觀而字尚賓者吾宗用綱
之甥也聞余訪族至其外舅家遠來即余求尚賓說夫
觀一字而有二義以觀示言者九五之主一卦也以觀
瞻言者一卦之宗九五也六四一爻去九五最近故其
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謂其以陰柔而近陽剛有

仕而觀于上之象今子名觀而字尚賓可謂知所尚也
已然亦何道而臻茲乎故愚嘗謂觀示觀瞻之義猶未
足以盡乎觀九五之觀我生上九之觀其生二爻皆有
觀省其已之義為六四之君子者蓋亦退而觀諸已乎
利用賓于王實在我之所自致也周官之法三歲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
群吏與其衆以禮賓之獻其書于王則再拜而受之夫
德行道藝之三物者士之可自勉者也今科目復矣子
勉于學由是而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孰禦子哉余聞
尚賓家多書又多山水之勝嘗作亭名西山間予既扁
之矣用功於幽間深靚之鄉策勲於昭明正大之地六

四之觀之占屬之子矣

彭以恭說

學者以字從名有內外之辨斯不瀆也安成劉仲更致
其表弟彭尚謙字以恭者之請求予為字說以贈夫謙
者恭也皆見乎外者也謙之中有物恭之中亦有所主
何為有物謙之象曰地中有山卑者蘊高者於其中中
有屹然不可犯之意特有之而不居則見乎外者自然
而謙也何為有所主主者一而已矣主一之謂敬有確
乎不可拔之意然出乎無偽則見乎外者自然而恭也
謙也恭也曾謂色取而可乎善乎君之為字也能求諸
乎中則容之著乎外者無以尚也謙之失曰輕恭之失

曰足祛二者之失求諸中斯可彭氏多文人吾以恭好學不倦故樂以內外之說告之

琅溪說

吾家自鈴南之防里徙長沙之瀏陽族屬之近者亦徙安成北境上是為早禾田號曰早歐有名俊字用綱者早歐之秀者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琅溪頃過余澗上謁余為之說夫玉瑩然而澤者琅玕也溪之色幽幽其似之乎琅然而清者玳瑁也溪之聲淙淙蓋又近之然君子之比於玉以有德也取於水以有本也豈徒以聲色為尚哉玉有德故用於宗廟朝廷水有本故達於江河淮海善推其所為而已吾用綱中有外著殼與實流

琅溪云乎哉

彬彬說

吾宗歐陽氏之甥新澤胡君復字曰於信而名其讀書處曰彬彬因宗人宜翁兄謁余為說夫彬彬之言昔我夫子嘗兩言之其一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釋者謂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大槩質不勝文文不勝質二者適均彬彬可想見也獨易之彬彬義安取乎豈非中古之言易者象或過乎質理或過乎文必經聖人之手而後彬彬與雖然愚嘗竊以謂彬彬固貴乎二者之適均特物相雜而易見青黃赤白是為文章則彬彬即文矣君子

之論終不以彼而易此也。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君子先質而後文之意，豈待文勝而後抹之與？損其有餘而補其不足，在夫善學君子者矣。於信妙齡老蒼為學近裏，以孝弟貢試于鄉，故余樂有以進之。

齊吾說

族弟巽翁號齊吾，因字以為號者也。兄原功甫為之說曰：後天之易，巽東南之卦也。萬物至是而潔齊焉。然東南之為位，以一歲言之，則孟夏建巳之月也；以一日言之，則日至禺中之時也；以人之一生言之，則二十以至三十之年也。物生齊於孟夏之月，人事齊於禺中之時。

大抵然也。士為學弱冠，以至壯歲，就厥條理，則成人之功過半矣。宮庭有儀衛焉，排比而不亂，軍旅有行伍焉，整娖而不淆，府庫有委積焉，屏當而不煩，然後為齊也。齊之功，豈易集哉？昔者聖人自序為學之功，每十歲一進，唯十有五志于學，至三十而立，獨多其年，豈非為學求齊於斯時亦難矣。然則齊之道當何先乎？曰：齊與齋同義。又訓一齋，主乎敬，敬主乎一，求之之要無踰敬者。或曰：巽東南之卦，其氣溫厚，敬非肅不能，何事於巽乎？曰：不然，巽之為言順也。順莫大乎禮，禮莫大乎敬，敬則有序而順，有序而順，則和生焉。巽在其中矣。巽翁謝曰：吾今而後知齊吾之綱領矣。請書其說以贈巽翁一名。

巽亨博洽而聰敏吾宗之英也

奇峯說

天地間氣形惟正與奇受其正者為正受其奇者為奇山之有五岳水之有四瀆正也然五岳有泰華峻嶒而峭拔四瀆有清濟潛伏而趵躍是正之中有奇者焉人亦然端莊靜重之士偶遇事變未嘗無超邁卓絕之行也特水之奇以衝激而見人之奇以感發而見皆因動而見奇者也惟山之奇在峰雖靜亦奇孤竄之姿騰蹕之勢有自然之奇不可以言喻者故士之靜獨隱居而有奇節者往往則之安成錙君世良著奇峰以為號吾既以靜而奇者况之然劉氏數世皆名儒竊意斯文之

福澤將鍾於世良之身所謂因動以見其奇未必見舍於當世奇之體用於是乎備歟

明軒說

族兄晉翁號曰明軒矣夫晉之明有離象也說卦離為日為火晉之象君子以自昭明德晉之明以離離之明為日為火君子之自明心乎愚乎性嘗謂日者火之精是日以火為明也然火自日出者也心者性之郛是心之明有性在其中也而性實自心出者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日與火之明心與性之明固無二也雖然日以屢入養其明火以屢改養其明心之養其明也以虛性之養其明也以靜明有所養自不息也明而誠其道

在斯乎晉翁兄博學之士也其涉應世故又久所以養其明而日進者俟余言哉姑以是為明軒說以應其命爾

劉恭安說并銘

安成錙君彥恭才氣敏達學問充裕因其有彥恭之字朋友號之曰恭安彥恭不能辭求一言以自勗予昔受讀論語子溫而厲一章嘗謂溫而厲一辭若總下兩句所謂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威自厲出不猛有溫在其中此易曉也威而不猛可總於溫厲恭而安何所附屬曰書言恭作肅又有所謂嚴恭嚴也肅也非厲而何且二者非可久之道也將之而安惟溫而厲者能之豈非互

有所發明乎恨玄生晚不獲質正於前修彥恭之請姑志臆說于此願與識者商確之銘曰人生德性本無不備氣質或偏動鮮無媿聖人所養全體渾然貌恭而安語默皆天希聖力行持久持敬澄其氣質懿哉德性恭非勉強安仁從容聖功既熟無適非中大舜命夔臯陳九德變化攸宜君子斯則千五年後橫渠猶疑劉氏之子其殆庶幾

圭齋文集卷之十三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三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四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釘校正

題跋

北行錄

士生休明之代區宇混一意之所之跡跡皆可以達即其耳目之所覩記奉英攬華託諸翰墨論議之間異時奇聞偉績因是以有徵於來世也廬陵奔元凱挾其吟詠之學卓犖之才其至京師與當代名縉紳劇談雄辯周諮國家之巨麗而升平諸福之物舉集一時於是黃鵠朱鴈之什人爭誦之至於登高眺遠追懷往哲風晨月夕排遣羈思佳句尤富使之得展所蘊於承明著作

圭齋

十一

之地以任揚勵輔張之風豈不大強人意乎三復降嘆
題而歸之

安成劉氏家譜

往年宗人南記自吉州刺史琮、遯歐陽亭侯上及神禹
下、逮安福府君萬、不以地之遐僻、族之蕃廣、必旁蒐遠
羅、不少遺、譜成且欲合祠吉州刺史安福府君為不祧
之祖、集宗人之近者、節春秋展敬祠下、其規措不凡、用
志亦仁矣、嘗因堯賓兄序之、惜哉南記已矣、安成錫君
思清携先世告身六七通、求予識其後、且眎余家譜上
推其祖之所自出、下列各派之所同出、徵兩漢南宋以
上、至陶唐氏得姓以來之祖、其意亦由南記也、余嘉其

其敦睦之誼、圖分派別、得別生分類遺意、故為之書、且
告之曰、子歸為我訪黃石宗人之賢者、謝曰、其母廢譜
學、母廢祠事、庶幾余猶有望焉、思清字清隱、於予先世
通家、又同生癸未、今為湘鄉校官、家譜則其從弟思復
之所圖也

西平李氏族譜

桓桓西平為唐中興功著、鼎彝德被、黎烝當時賢良風
雲、依乘如渾侍中如馬、北平曾幾何世、系冷如水、惟西
平商趾美相、仍更唐歷宋、我元是承、設科曰雋、試吏曰
能、守令之選、臺閣之登、表表愈偉、為時名稱、子孫千億
蟄蟄繩繩、天道之報、信哉、可憑予書、其際寓勸以懲、後

之來者於焉斯徵

衆芳所存安成劉伯仁號芳所後以扁其齋

嗟衆芳之所在宜君子之盤桓巖班璘兮有菊畹紛披
兮有蘭朝菲菲兮紉佩文采采兮為餐通神明於鼻觀
納上清於泥丸却氛穢而益壽志無昏而氣完襲馨德
乎先哲託高風乎歲寒

彭功遠先世手澤

先叅政冀公曩善廬陵彭君士楚先公上庠高選雖治
春秋能通諸經恐見前代時文散逸每屬士楚收拾士
楚至則捆載充牣先公暇日亂紬而泛閱之擇其尤者
別彙為帙士楚亦能朗誦先世詩義賓至迭論玄兄弟

漫不及省先公勗之曰黃冊子會有行世時兒曹毋忽
也先公薨之七年科舉興玄首擢策追憶先訓泰定甲
子彭公冲所以詩經擢進士為士楚從弟於是其家學
益振他日冲所子功遠來京師袖其曾祖坦軒祖碧野
二先生及一門諸父舊業程文盖冲所題識手澤謁余
求一言是盖吾先公平日之所購求而士楚之所樂誦
者彭氏世科之左券不在茲乎俯仰四十餘年科目廢
而燭興興而歛廢今明詔復飭中書舉行玄叨塵從臣
初議闕下力贊其成又適秉筆代言播告海內矣會將
見程文復盛當世喜而志於斯

南谷居士自贊像後

士大夫自贊其真例多自抑之辭而生平自知之明往往見於言表如善寫真者引鏡自照以圖其形宜無遺巧玄嘗銘南谷翁墓今觀其寫真自贊表裏純誠殆非丹青之所能狀尤非發潛者之所可模寫也至正二年三月余客瀏東厚田湯氏家齊吾弟携此見過因贅數語于後

五馬圖

卷中五馬龍者其誰如隔脂如行烟外如辨九疑而况南山四十萬匹中欲求流雲飛電之姿嗚呼世無伯樂龍者其誰

草虫圖

蜂戀其房兮不可以游蛛待以網兮為有所求曾不知蚊蝶與草虫兮飛躍之自由

娛拙集

娛拙集者吾宗歐陽存中甫之作也其中古樂府諸篇情景俱至追議當時近體詩清新俊逸佳句層見是何吾宗人之多才也題曰娛拙雖謙辭實出見解六朝劣於漢魏得其巧未得其拙也晚唐媿於盛唐亦得其巧未得其拙也繼自今拙日進則詩日進矣何當見存中甫重揚確之

白麟溪三大字後

右白麟溪三大字前中書右丞相脫脫為浦江鄭大和

書溪舊號香巖在縣東二十八里白麟則太和二十六世祖之名也有惠淮者字季淵寔白麟十九世孫由遂安遷溪上易以今名示有先也淮之孫綺至大和凡六世大和從子鑑至某又三世皆同居共財朝廷表為孝義門於乎溪流無終時公特書是以寵之者蓋將勗其門相為悠久哉字畫方毅酷類顏真卿觀者孰不改容不待贊也

大師右丞相畫墨竹

右墨竹一枝大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郎鄭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睿知識過人一日得文與可竹譜學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面嚮柯幹節脉皆與可法

而筆意老蒼與近代李蘄丘諸人所作迥然不同浚常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拔善類為長史甚得體相君雅愛重之故受以心畫云

御賜石刻千文榻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募勒刻置宣文閣中所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經郎浦陽鄭深浚常嘗侍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榮也夫金璧珠寶天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有德賞有功於所同尚者而不靳焉所以示恩也至於法書名畫遇彌文之代時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學侍從之臣不靳其所獨尚

者而賜之所以示異恩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爨朝廷嘗旌之今浚常以斯文又膺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孫世世寶之上以無忘聖天子好古博雅之志下無以忘乃祖父遭遇之由足以垂久遠矣

跋遠林鐫君墓銘後

前代士大夫非居憂人不敢以銘墓請非此則奉勅或契友族屬尊行與座主舉主也今常博鐫君文廷制中作遠林劉君墓銘文字簡古又得古式故特表而出之

跋王大年詩帙

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帙讀之翩翩然渥洼竒駿筋骨甫壯肆其馳騁未有紀極也他日範

以王良造父之法納之和鸞大輅之下則才氣老矣三復題而歸其帙

跋劉士行墓誌銘

廬陵處士劉士行父以經學名家曩予在京師國學進士解子元嘗請序其詩文矣今其弟解觀又以邵菴虞公所為墓銘求予跋夫廬陵九老以忠節文章顯國史書之天下宗之士行讀其書誦其詩論世尚友顧非斯人之徒與抑邵菴之銘至矣予奚庸贅

族祖澗谷先生留藁跋

至正壬午十一月予訪族至鈴岡之防里縣大夫浚儀趙侯尚之因休日特來勞既而又專其館賓羅君孺文

與其子璉求鈐罔題名記等作時予又之別族之安成孺文踪跡余所至暇日敬問其先世則先輩澗谷先生之從諸孫也先生分教長沙時先尚書澹軒先生居郡洋前庶道同志合友誼彌篤既去官書問不絕咸淳甲戌先冀公以混補入國學先生時為權院留臨安貽書相慶以為先尚書宣力學校之報內附後猶數有書於是予與孺文叙先世通家之好聚首數日驩甚將別出先生長沙藁一帙視予帙中或手自抄或筆更錄朱墨如新皆所點校歛衽讀之如從先世與先生游詠碧湘翠麓間也獨詢其適傳則有如往時湘中之所傳者使人不能不係之以感慨士大夫寓形天地可託者二一

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不得已而去則有文庶無憾也

歐陽文忠公墨跡跋

立生平所見充國文忠公真蹟甚多其篇帙大者於同年許安陽家見毘陵胡文恭公墓銘藁百丈輝上人所見州郡名急就章胡氏碑行草急就章皆微涉行楷余家所藏佳者曰與杜祁公蘇明允書及晚年三乞致仕表草皆筆法如一獨祁公書端謹結體頗若蘇氏父子豈非蘇氏感公之至初年做公之書後充拓自為一家體邪茲來敘族至早禾田歐氏見集古題名碑跋而歐氏在楓樹下者又出與留守學士書見示皆名墨也第

書中既字兩用雖既况古文通然意若有所謂留守學士者得非田元均乎旅寓之文字考訂姑識此說以竢博古之君子

眉壽二大字跋

至正丁酉九月浦陽鄭深浚常由吏部員外郎除浙西憲僉將行自念先為授經郎學在內府密迓青坊常獲侍皇太子硯席今日遠役誼當入辭乃因宮臣以見既詢其南歸之由對曰老母年近八十思便侍養是以遠涉鯨波不敢憚勞也儲君惻然顧左右取近日所書眉壽二大字賜之蓋以高其親之年庶以永其子之養也敬惟皇太子天迪仁孝之性於茲一事二美備焉仁事

親之實孝為仁之本皇太子平日視膳問安盡其愛敬之道於三宮冀以寧君親之心既君親之志以蘄君之壽也一旦推其錫類之盛心成已成物之功仁與孝不可勝用矣眉壽始見於豳風之七月老人眉有毫壽之徵也後屢見於魯頌之閟宮今鄭氏在浙東九世同爨旌表孝義之家也部使者興化美俗之官深知斯行奉元良心畫以歸心法之正大筆法之端嚴焜耀山川新民觀瞻於是稱豳雅之兕觥効豳人壽君之敬而竭其忠賦魯頌之駘背保魯侯壽母之樂而遂其孝繼今鄭氏忠孝之祚日熾而日昌其地在此也深屬玄述其實謹書之下方云

沁園春

作此示勉敬跋于後

玄子來前還憶汝今朝初度時是吾家幾世書香閱
我翁疇昔心地坦夷宅相伊何泛紅老子汝母慈仁有
兒如今恨倚門人去和膳為誰丈夫七十何為美三十
功名已是遲要經天緯地拓開實用朝風弄月省可虛
詞我亦平生危言徒費猶酌檐花向九疑團樂好待老
吾泉石留汝鍾彝

大德丁未玄賤生之日先公祝之以沁園春玄受而
歲之第年少家貧性亦疎散房中惟有一敗篋以繩
約之篋中無所有又以紙外護之甚嚴暇日時復展
玩明年戊申不幸先公棄捐自是見輒嗚咽殆不忍

觀皇慶壬子玄免先公喪又二年矣先公在時所定
謝氏歲久不克成婚繼妣長沙郡君謀為玄畢婚姻
而玄方游湘中繼妣老妮啓玄篋取故衣浣濯補紉
以俟新婚老妮目不知書篋中文字亦為所持去此
詞亦在焉玄歸而求之竟失其所遍索十數日無得
深自刻責以為不能寶藏先人之訓遂為此生抱恨
之大端每至劬勞之日則泣而識之如是二十五年
屢嘗顛之先公異陰相之庶幾復見此詞以無負付
囑之意延祐乙卯以來玄僥倖科第歷官中外至元
元年乙亥叨恩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先公贈翰林
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尋蒙奎

章近臣奏請有旨申勅詞臣製碑以賜玄感激之餘
付書還家囑舍弟信翁先白於彌告祭之日諸昆弟
子姪咸集中堂姪進老遽前曰昨日偶治故書得先
祖手澤一紙蟬食殆半乃壽八翁沁園春也兄弟相
視大驚曰此汝叔平時徧求而不得者汝何得此衆
取視之果然即付書報立京師二年丙子夏謁告南
歸立碑甫抵舍姪即以詞見遺玄奉詞涕泣如隋珠
和璧去而復還自計生平可喜之事未有過此嗚呼
異哉詞所謂宅相伊何泛紅老子者謂外大父臨賀
府判理齋李公也倚門人去和瞻為誰者是歲免先
夫人喪也嘲風弄月省可虛詞者玄少作頗患多故

先公以實學勗之也猶酌檐花向九疑者先公分教
春陵時將之官也雖然玄之至喜者以此詞之失而
驟得則先公若有陰相之也他日或可逭伯魯授簡
之責也其至懼者則以先公期待之意如彼而玄之
踈文謏學所成就若此其何以逭伯符不克負荷之
譏乎裝禡既完踪跡所至必携以自隨三年丁丑以
侍講學士召入京戊寅春以二品恩例申請夏五月
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追封冀郡公先妣追封冀郡夫人六月甲申祭禮畢
因出此卷再寫善本并致所感云男玄泣血書于賢
良坊寓舍

跋先公與南谷先生書

先冀公與南谷居士未及一識族中宜翁為之求書於安福同知王君習齋未幾習齋去官故未及投留之篋筭考其歲月蓋大德丙午丁未間書則玄為子弟時代先公作者也至正壬午十一月玄敘族至防里俯仰將四十年南谷先公即世皆久兩家子弟覽之愴然

圭齋文集卷之十五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贊

御書九霄贊

聖人居潛如日未旦待其將出光景於粲若木蟠桃實生海濱天光首被先萬物春離麗正中烜赫八表物物容光莫獲私照上在桂林臣有震寤躬荷寵顧深翰賜之作其踐胙億地悉臣欲攬天章幾千萬人向所蒙恩曠遇希世隋珠和璧曷足言異今雖近臣孰敢奏請仰瞻雲漢惟有引領日邊之氣其名曰霄陽數用九乾德孔昭龍飛之徵有開必先形諸翰墨夫豈偶然天啓淵

秉神助筆力震畫乾初洞見天則猗嗟震區世世寶藏
億載萬年為龍為光

麟鳳二大字贊

皇太子習大書端本堂上命度其所書記之於籍或以
賜近侍宮臣則錄所賜人姓名而登載之慎重之至也
宣文閣授經郎浦江鄭深其官署既在內府與青坊密
迩深家又以九世同居聞自諭德以下咸樂與之遊因
得侍硯席被寵顧故有是賜焉所賜為麟鳳二大字若
曰同居為國家之瑞有若麟鳳云爾筆法方嚴意度閒
暇天縱不凡深得之允為慶幸屬玄記其事於下方謹
拜手作贊辭曰春宮臨池神助腕力結體楷嚴運筆端

直上命宮臣以時貯儲遇有賜予籍而記諸深仕延閣
授徒宮庠獲陪燕翼膺是寵光維麟與鳳肇錫孔嘉有
之似之瑞我國家

潘雲谷墨贊

徂徠松雲貯玄谷道人居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杵熟
道人曄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崢嶸寶氣霄漢燭
貢之奎章月在檣龍光淋漓九宇福

十八羅漢畫像贊

我觀應真玲瓏八聰具妙用故示諸愚蠢世言神通自
墮幼吮匪梵匪漢匪竒匪厯見師即訶孰前搏控干花
冥冥百泉淙淙猿吟鶴飛白雲空龍空伯山君巴滇蜀

駝爪剛力獐冠詭服雁或象瑜來或於菟降信攝平等
詎分珉玕如來在時慧日萬邦既入涅槃俄然膏釘固
脩第二有二無雙矧此苦海寔資徒枉南浮諸方金鼓
肆縱建論性相樹茲疑幢彼不見月指月在江渟為泓
洄激為瑞龍我無成虧喧寂一腔

此歐陽先生閒暇時着意為鐫仲賓題此廿韻仲賓
避亂客固江黃氏子魯所因以遺之識者當因文以
重其畫不可因畫而汎觀其文也馮翼翁子羽觀跋

為防里族姪題充文忠公像歐陽永叔

文在兩間與世推移道之將興文必先知八代委靡韓
歐繼作讀者瞻之實啓濂洛五季鉅筆素王微權本論

人 拳拳慶曆七篇人心既正士習斯淳黃河泰華我公其

自贊

不古不恠不清不竒置之竹籬茅舍似無不可貢之玉
堂金馬亦無不宜噫百年三萬六千日與吾相對吾亦
不知其為誰

族兄山村先生像贊

實踐真脩洙泗之學閣視雅搯箕穎之風節用謹身充
而達乎曾閔之行存心養性悟而超乎松喬之宗子孫
極高年之養而志存舊日之儉素鄉鄰推大人之行而
身教後生以謙冲郡侯賜帛重於鄉飲朝廷表門侈於

素封是宜濟南諸生追懷九十之伏勝襄陽過客想見百代之龐公

族子秉彝像贊山村子也

以治官之能治家以應世之智應族不遺履舄任用咸當不勞鞭笞資具自足心平而直何事城府行簡而易豈資邊幅有子孫之賢可悅情性有山林之勝可娛心目人見其康健而期為山村向上之壽我觀其忠厚而知為歐門鼎盛之福與

靜脩先生畫像贊

先生姓劉名因字夢吉容城人至元中蒙裕宗召為贊善辟集賢學士皆不拜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

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耶

默安先生畫像贊東平安氏

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鱣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一壑豈非白茅作而忠信著玄酒淳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胡於默安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威如蘇先生畫像贊

英英紫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子雲精深季海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郎中蘇公畫像贊

維子寧父為名卿士其心塞淵如古君子既合於古誰詣於時職是正直弗究厥施居家嗃嗃在國諤諤屹如長松矯如一鶚蚤以謹言屢忤權相晚著惠愛足食邊饒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簡自造秀遺像儼然不亡者存九京可作孰敢吏雲

曾文公畫像贊

先生之學吾誰與稽吾有源委澗瀍東西先生之書吾

讀未遑吾有徵信季通紫陽大道無形公獨有像神仙不死公獨有莖莖留仙訣像馭仙風止乎觀丘池水澄融魂月魄水息慮良止鶴鳴長空騰化震起遺鈴記傳嚴密謹言感發人心何日已焉

防里族姪友人劉伯常名彛贊

繡氏奕世以更著號何事於更一變至道不變者存乎其保之字子以常名子以彛

陽明軒太玄子龍

闔闔開皖埏回寶劍出天馬來

疏

寶雲禪寺題疏

唐會仰小釋迦上彤禪師作雙峯禪寺於石鎖峰下迄
 今稱名刹塵席多叢林望士至則咸有可樹建舊殿僧
 堂作者為別傳泓法堂為晦谷輝鍾樓為夢作滿南廡
 丈室為近年譙山福今堂頭一清徹公克至前俯仰瞻
 佛殿屋老思撤之揣力弗贍以余舊家宜陽寺迹吾族
 求作儷語發端鉅家莫獲資助圖維厥新詞曰
 唐刹占山水之奇舊多勝迹瞿曇偁天人之福必有廣
 居維茲寶雲雄我鈴邑翠飛傍峙已聳巖瞻象馭中臨
 未崇殿制茲欲哀多益寡舍舊圖新即蕪陋以微辭謁
 華腴而求助於是譜遺規於娑駮證妙境於率陀長者
 布金祇園吐嗟集事老人懸車故里讚詠成功故疏

書啟附

與所性姪書

自夏謁告祠垣道假江左取便欲經祖鄉省墓譜亭之
 行途中暑劇心與迹違抵家以來且人事叢文債日
 至遠辱慰問但早叔在朝忝自從臣未罄黼黻之報恩
 及二代蕪蒙賜碑榮幸不勝今遣僕老李特賫勅賜碑
 一本相奉別致薄贖贈諸族屬煩吾姪分俵勿患其寡
 而患其有未至也迎者賤疾百病交攻使者復從上道
 起居未可自必老僕即使之歸似難稽召命舟中欲便
 任其扶持之勞家况而次雷此致問不宣

卷意山先生

意山聘君老元文侍玄去冬防里弥月之留涵濡道德之味於骨肉之情得於元所教良多迨今銘感未已今郎來辱惠問勤懇第恨溢美辭多令人讀之赧然賤跡自正月中旬以來右膝皴腫其痛如剗始者護痛不敢屈信久之兩足筋挛即自行立俱廢稽延召命恐違官箴遂援年雖未及身委有病自願致仕者聽之例移文有司行達朝省冀此庶得藥晨衰專心然亦沉痾如舊書來所謂佞裝上道那得許事耶今郎初至適值病體服宣利之藥遂致泄瀉不已困憊不能見客數日稍復當圖報汲媿莫能効毫髮之助聞張毅甫尚書除江右憲使其人相知力疾作一書干之或能相汲引一試也側

聞茲歲垂帳仍在舊館郡泮必時至彼諸生常得親炙老成亦幸事也餘惟萬萬自愛占蒼崖畧不敵先施等干尊照不宣

又與意山先生書

玄壬午譜亭之別于今六年都下蒙惠書但送書人乘便即行徃徃不別而去不及報書為歎方馳仰間今郎至荐辱佳翰承寓居春臺壽復康裕殊慰殊慰文集舊序如戒更寫令郎所著易問辨甚佳已為作序第媿病餘意緒不佳之好語也令郎氣宇明爽因推其八字非常發達行當擢科吾元救義方之效享榮養之祿計日可待也劣弟蹒跚如昨右臂時苦風氣流注大為所窘

最是文債日生無少休息令人悶悶未卜會期惟以道
珍畜草草伏希尊照不備

回所中書

猶是癸卯年叙譜以來今三十有五年矣是時不肖與
所中俱在子弟之列每思幼從兄弟之樂今復欲爾尚
可得耶去夏謁告祠垣假道江湘初意徑趨洪袁一訪
故耳中途劇暑遂與願違老僕還聞族中諸公相候甚
久令人慚慙無已茲遠席宗庇自忝從臣息及二代兼
蒙賜碑尤出望外受寵驚惧蒙書乃以賀言惟重怵惕
祖塋題表之喻僕何敢當第曩歲侍親春陵見元公家
數世之墓皆太守方字若為題之他日援此故事或得

一名筆表識亦未晚也踐迹迹切而召貧病交窘居行
未知攸措吾姪何以告之儀翁還專此占復潦畧等幾
字照

回所立書

相距五百里相別十五年逆旅倚伏靡不更常起居動
靜邈焉無從忽宜翁兄携所惠書得之驚喜相半追憶
曩侍先君子琴冊適執事自絲侍來以拜見退相從齋
閣是時僕與執事俱為人子弟一門自為師友之樂有
不容喻今日此况此味惟屬之所立仰為名門雍熙之
執翁季道德之盛異時秋蟬賦側耳獨領畧吾知叔弼
久矣兩科士論殊以魯生不來為恨六月之息三年之

鳴端有所待他日榜中龍虎第一相承舍君其誰政當
 堅坐冲密守庚申耳區區遭時承乏何足置牙頰來書
 諄諄然及之令人卷舒媿潘可拾甚者以六一為是何
 以美疾強加我耶此公事業未論其他只蘆荻畫地我
 輩曾受此苦曾下此工夫否此則斷斷然不夢見脚板
 者也廬陵長沙之議不謂茲事亦徹聰聞僕在二郡不
 翅滄海一梯或者之語僕亦不辨惟應之曰僕為崇韜
 不敢籍談尤不敢也也不敢布素一語亦告者過番羶瘦
 馬自是擲億家風且先輩三尺森嚴在前何敢猖獗一
 步寄示畫軸皆來家虹丹惜蕪穢不足發揮歲晏百冗
 填委且翁行又遽尊翁朝奉令非意山學士令弟芳茂

暨族黨諸先達皆不及顛狀敢告申敬何時譜亭叙拜
 以罄鄙懷家况而次附致謝臆等幾魁照不宣

回鐺申齋先生書

玄頓首再拜復書提舉聘君申齋先生文席玄即辰清
 和承體候佳勝濟南者年有相之道不勝願見之禱吾
 宗振先來辱書且知姪孫宗任容臘忝謁座下第緘寄
 雄文迨今未至不審何故亟稱督索端便復命隴阡焦
 採之禁事出當然流言之惑實無是也區區抱病三載
 始獲一歸心志凋殘舊學如失其不能為先正大夫役
 也審矣適候卜氏女病振先就之相見借紙占醉凡百
 潦畧惟昂茵加必以壽斯文謹奉狀不宣

答劉桂隱書

玄頃首再拜復書桂隱先生執事玄視廬陵江鄉乃奉
獲一寓桑梓之敬諸鄉先生亦未嘗一望復約虛名誤
人僕僕南北抱茲二欠負負奚文先生道德之重蒸鑑
之明令先之以書且有文集叙之論僕何足以叙高文
之後此亦虛名誤聽聞耳踵襲訛謬如是不已豈不甚
可畏哉僕自去春痺疾盛作一歲之中謁告十九今者
又有哭子之戚悵悵南歸予環之使要諸路上夏初誤
恩落侍講升學士俯俸循墻迄今未敢拜命心常怛怛
舊學廢忘仲賓還姑爾塞責滓穢高明知罪知愧盛暑
力疾治答不敵先施切希照亮

答孫春洲書

玄頃首再拜上記春洲聘君先生玄讀天台賦金教孺
孺吾耳將二十年識公於此蓋久昔人識心在識面之
前斯謂知己族弟志行家人至尊佳翰勞問勤懇殊慰
瞻馳第至署再遷之言此傳說者之謬幸勿過聽區區
抱病三年朝廷熟察而深憐之譬之病駒不任銜勒置
之茂林豐草之地使之始遂其本性豈有復可驅策者
哉令郎才俊自當不乏知遇萬一邂逅在他人尚能推
轂豈敢愛一接手之力於秦晉之戚哉价旋力疾占荅
秋杪冬初必到防里昏晤有日餘儲面賦草略切希照
察不宣

又

玄頓首再拜春洲先生契友玄擲在史館與曼碩揭公
 談江右人物揭稱譽足下才美在臨川孫履常何太虛
 間會見咄咄逼人他日相知翰墨中益見故人藤鑑之
 高日者弊族諸子弟見過又知結習斯文固有瓜葛第
 恨才薄資淺仰慕前脩薦士不得彷彿其萬一耳所求
 春洲詩及大字草草寒責報章遠勝作者子昂墨蘭自
 是佳品感媿無斃區區劇暑抱病起便裁答不敵先施
 尚幾照察不宣

與張憲使書

都門別後賤跡尋亦謁告還湘相距地遠之便致書惟

深馳仰近傳全除日共諗移輶在浙弭節西江西江之
 民蘇息之期實在此矣僕先世西江人也里中長老時
 相往來語及公來相與喜折少白僕近訪族族中少俊
 甚多有姪原春者其才之以應舉然得失未可必袁州
 路學薦為直學例必經憲司試驗欲望相公賜一援手
 之力他日寸進寔出陶鑄何敢忘也賤體入春以來痺
 疾愈甚兩足筋攣行立俱廢雖被召命自度病勢如此
 未見即愈自願休致之章已達有司每日從事藥裹而
 已為况無乏為知己道者舍姪行顯此起居未中異順
 序玆嗇行膺柄用不具備

慰國博喪母書

玄頓首奉慰文廷博士至孝玄不意慶門倚伏之會先
太夫人奄棄榮養緬惟哀痛奈何玄聞變不勝慘怛已
僦小車詣行府申唁昨暮適苦痰嗽鬱眩之證又聞車
行甚亟勢未獲面會中統若干聊為雇車之資道遠冀
節哀順變以襄大事手疏潦略不具

與劉文廷書

玄手書再拜上文廷博士提學相公仁友玄往夏去國
同列中以不獲一言以別為恨客冬還鄉久之又以不
蒙一紙之寄為欠今夏忽睹除目承有儒臺之擢既喜
且駭其喜則以國初甚重此職覃懷許公由是拜左轄
亦愚葉公由是拜右轄大德中吳與趙公由是入為侍

講吾文廷居之允愜士論其駭則以賤跡離翰苑時當
揆力勉其留其言以為斯文漸覺人少僕抗言薦教士
為代如文廷皆其列也當揆蓋嘗諾之今忽外補非文
廷求出必不爾也已而果傳有子夏之戚聞之胸次作
惡者數日昔有三人聞客言虎患一人蹙頰特甚僕其
人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往年嘗以此致心疾後來熟
思之理數自然皆有乘除備短存乎其間莫年盡傷亦
復何濟不如姑聽造物所以處我者何如耳劉仲賓行
亟此代面外有一啓極知剝出或可助發一莞聊以寬
君之憂也僕態豚舊近又苦痰暈之疾但風緣無涯竟
日為人造綺語業殊可厭也毫楮草草希照亮

啓

茲諭輟班學省進輟秩文臺晨入都堂陳衷懷而求去晝
歸六館別同舍以治行綸綍及門輜軒在路既許即家
而為府又容需次以申情仕宦以稱職為稱心宜無內
外重輕之辨賢達惟知義故知命惟明禍福倚伏之機
故於趨賀之絨輒為譬解之語孔文舉揚德祖古人所
親即塊羨門子淳丘公今世未聞有後首尾不嫌於衡
決肺腑所托於深知髦髦馳忱忽忽闕便

回有立許叅政啓

辱示謙鳴喜新賁治包胥感無衣之賦竟償復楚之言
相如獲全璧之歸始著却秦之勇蓋人之秉忠者必遂

而物之拂性者終還追惟往事之堪驚益懷高位之難
處文場有議豈容居西掖而弗知丹誥驟頒乃獨使東
廳而恭聽此挾姦回之秘策欲摧俊乂之前茅尋移疾
以去官姑待時而俟命生意已存於碩果大材寧繫於
匏瓜皇天實鑒乎臣衷聖主自定乎國是予環鶴諸公
曰盍歸乎來哉授柄鳳池衆謂非足以行矣屬開端於
更化嘗効力於代言然非烏獲莫勝曷免絳侯見沮急
逐輜軒而傾蓋真同韋布以彈冠洎僉黃髮之謀親預
綠章之寫於是退前日掩奎之宿即當時押角之人嘉
與賢能荐行周家選舉之法至詔朋友共播虞廷賡歌
之音第媿踈庸莫陪揚厲王通受罔極之賜惟乞閑身

孟明收再効之功當書逸史亟酬先施倍切懽悰

祝告文

天昇寶命列聖相承貽萬世之丕基輯九圍之至治頌
茲菲德嗣守基圖念皇考之上賓結孝思之罔極爰舉
徽猷之典躬陳時祝之儀尚冀垂歆敷錫祚胤

明宗皇帝附廟祝文

於穆皇考聖德配天何臨御之弗遐儼威靈之如在顧
茲冲眇嗣守皇圖惕惟丕訓之承祇奉鴻名之舉是用
躬執圭瓚薦其苾芬仰惟願懷來格來貺

焚黃祝版

維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二月朔壬申越十三日甲申孝

孫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玄敢昭告于祖考贈中順大
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澹軒先生
歐陽公玄奉元統三年甲戌三月制書以玄忝列藝文
大監備位二品推恩二代贈封祖考官職勲爵如右是
年九月以書到家告廟改題且遵彝式為玄尋遷大常
翰苑等官限以職守今者謁假來歸告基之典始克成
禮惟我祖考懿行粹文師表湘楚惟誠泝人惠利後學
儒者之德莫盛於茲餘慶所被施于諸孫獲承國恩致
有褒贈思昔歲淳甲戌鼓篋上庠在其當時六館諸生
為厥父母咸得推恩垂運遷移先考齋志六十年間歲
運一周積善之報久而采彰有若此者侍郎法從之官

貴列入座渤海大郡之壤崇視徹侯載燔密章昭侈上
賜伏惟膺此寵光濟厥福澤庇賴我後益熾以昌謹以
牲齋敬饌式伸虔告

焚黃告后土

維至元三年歲次丁丑二月壬申朔越十有三日甲申
翰林直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國子祭酒歐
陽玄敢昭告于官祭橋白雲菴后土之神玄欽奉制書
贈封祖考中順大夫中書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
海郡伯爰擇穀旦燎黃于塋惟神苞流崇深穎擢明秀
相我先祖安靈于茲庇厥後人本固枝茂實惟神庥惠
徽方增報祝敢後自今以始恩休數至維爾明神亶有

榮耀尚圖利之謹以酒敬庶羞式伸虔告

防里祭祖祝文二

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己巳朔十有三日辛
巳曾孫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玄謹以
牲酒之奠致祭于防里第十一代祖七承事府君歐陽
公墓前而言曰禮去鄉國省墓而行重違遠也先世遷
瀏動踰十紀并邑既殊歲月既久踈迹松楸事勢便然
餘慶所覃靡間彼此玄自竊科第登進公朝備列法從
推厥本原取昧所自謁告來歸展省墓下追懷雨露怵
惕深增惟我先祖流慶後昆願自今始無曠彝禮尚享
防里歐陽氏始遷第一代祖府君墓前人本乎祖百世

匪逢精神旁通體魄如在遠孫席庇展省還鄉萬木一
春萬水一清豐本濬源用永有譽惟我先祖寔克相之

祭后土文二

防里第十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先世遷瀾遠境基
曾孫展禮宅覲以固祖考來歆神亦惠顧濬寧鍾音錫
我蕃祚我族既享百世無斁尚享

防里歐陽氏始遷第一代祖墓后土氏之神自吉之袁
我祖始遷安靈茲降今三百年高山蜿蜒其上隆然神
相我后慶流如川

翰林國史院祭揭侍講文

嗚呼公之道德忠厚篤實洞徹内外公之文章純深爾

雅警發憤憤方館閣之踐敷寶昌期之際會密勿論思
從容進退當譽望之日隆惟恪恭之弗戒掌斯文於玉
堂贊皇猷之光天侍講讀之經幄知啓沃之切闈待引
年而挂冠戒舟楫而南邁帝錫命而來還莫黃髮之未
艾通聞詔之方殷思竟考夫前代詔總裁於三史庶緝
熙於帝載天不憊遺慨其殄瘁惟我同僚思其莫再望
望喪車悠悠丹旆尚期英爽歆此薄酌

祭子達老文

至正元年歲次辛巳二月十一日老父八翁即大都崇
仁門之寶泉寺為特羊舉酒敬之奠告汝十二郎上舍
之靈曰嗚呼哀哉尊者哭卑者而哭於暮年生者送死

者而送於異鄉天下之慟有甚於斯乎吾年五十餘而無子也既以汝為子矣凡吾老身之侍奉後日之繼承惟汝是賴一旦而失所望焉天乎人乎孰使老父罹此毒乎以子之學可受第祿以子之孝宜享壽齡天乎人乎孰使吾子至此極乎丁丑之秋赴名北來汝伯汝叔送吾與汝他日吾還汝獨何往吾亦何面目見汝伯汝叔乎汝之生父吾之愛弟也久矣抱病遂廢宦業全聞汝計還數千里其將何以為懷乎為之兄者又將何以堪此情乎且汝之病吾謁之醫而竭之劑汝之歛吾致之禭而哭之痛猶以為有憾也吾弟於汝其病也不見所服之劑其歛也不見所禭之衣將何以解其憾乎吾

於汝身虧顧復之義失父道矣又於吾弟垂付托之意失兄道矣二者胥失其將何以逃於天地之間乎吾才不逾今之中人吾學不及古之下士祿寵踰涯不自乏絕譽鍾後人致汝大闕今雖知過其可及乎去年送汝先至通州汝柩後發有詔止之留汝一年不遣行者欲送汝也今茲將行詔又止之其敢違乎勢難再留計無從出專遣幹僕托之信友扶汝護汝先還家山昔汝孝行感於神明生不獲祐死當蒙休汝登舟車無震無驚汝涉江湖無恐無怖魂神清明依汝體魄吾今抱病逾二載矣其哭汝也淚盡而筋枯血濡而心悸虛名禁持無所告訴上天鑒臨終遂所請歸治汝喪歸立汝後然

庶幾周吾父子之情塞吾兄弟之責也汝其有知強飲
強食往即長
呼人世之別有慘於此
其無以老父留此為念也嗚
可也
者乎老父之哀其可已乎其不

圭齋文集卷之十五終

圭齋文集卷之十六

附錄

宗孫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元勅賜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歐陽公神道碑銘有序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勅撰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中奉大夫同知經筵事臣夔夔奉勅書

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奉大夫兼經筵官
臣尚師簡奉勅篆額

今皇上即位之三年至元改元冬十一月三十日奎章閣大學士臣沙臘班奏翰林直學士臣玄職翰林論思有勞制贈其考官三品爵列侯欲著之碑銘光移上恩其勅翰林臣起巖撰文奎章臣巖巖書丹臣師簡篆額上曰可臣起巖承詔伏惟延佑初年仁宗聖文欽孝皇帝繼述祖訓達立在科舉大廷策士臣玄臣起巖賜第拜官為同年皇上御極簡擢侍從臣玄臣起巖代為細史為同官明詔諭臣俾揚其先烈發其潛德求之臣職揆之友誼皆不敢辭謹按公諱龍坐生字成林歐陽氏其先冀之渤海人後晉南渡徙長沙率更令詢以文學顯名隋唐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萬為

安福令故又有居安福者安福府君而下四世曰效三子謨託遠託徙吉水後吉水析置永豐傳二世是為宋大師究國文忠公之考崇國公其他子孫散處安福邑境雍熙初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居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十里公防里族也別號防里歐陽氏曾祖安時及祖新皆漕試湖南愛瀏陽山水之勝又徙居焉新字仲齋以經學著稱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巽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以禮聘仲齋為講書因寓長沙巽齋聆其講說嘆曰長沙自有仲齋吾何為至於此考途泰字忠史經術行業師表一方學者

常數百人擢科登第相屬也用薦為潭學錄安撫司檄
與湘潭譚景衡履學田堙浚者登故額士廩以羨廬陵
羅子遠在教授席穎其佐助為多今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何氏渤海郡君公年
十六入潭學已負俊譽月試占高第相國古心江公判
潭州帖為崇禮齋長又二年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
甲戌混試國學生湖南終場萬三千人有奇拔士二十
八人公以春秋中第二肄業存心齋時羅教授為朝官
以書賀云鄉潭學經累志史景衡盡心焉去歲景衡子
魁鄉薦今年忠史子入上庠造物報人不爽如此至元
丙子內附侍禮部還瀏陽居霞陽山之白雲莊禮部晚

歲究心大玄作律曆統元圖書數十卷因耗心得渴疾
公泣諫不為止未脫藁辛公抱其遺書每慟哭至絕左
丞崔公越行者于潭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部
使者李洪至瀏瀏有文請書院祠龜山楊先生論廢於
隣使者考郡志謀復其舊詢眾求才望士任斯責眾以
公對乃專縣尹杜元忠即山中延至會有司例試儒戶
中還者復其身使者命公考士湘陰瀏陽去取公當人
至今稱之憲部薦其才牒宣閩達之省府授文靖書院
山長郡人強之起始命命改築書院猿山之陽踰年禮
殿講堂門廡齋舍及龜山先生祠事內外具舉學者雲
集書院廩稍不贍佐以已資夫人亦徹奩具助其經費

落成之日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先生傳周程
學而及豫章延平紫陽朱子實承道統斥王安石配享
孔廟功亦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書院之復筵講至為
出涕秩滿松牒之京師贈大傅魯國康里文貞公野齋
翰林李文正公抑庵集賢宋公文薦為秘書郎行就職
矣會集賢言歐陽山長有功文請書院今瀏陽陞中州
例設教授師席初筵須宿儒碩望啟迪來學宜移教其
邦人便朝論是之改潛陽州儒學教授至則會學廩可
贍二十人月約一十五日選俊秀補員會食躬親教督
諸生皆勤勉自力科場既闢進士輩出實公推輿之遷
道州路教授道介兩廣或以為遠公曰茲為周夫子之

鄉何遠之有至官郡庠隣瀘溪書院公定規約朔望謁
宣聖畢教授率諸生謁瀘溪祠一日過祠東見老屋數
間詢知為西山精舍勝國時祠蔡季通蕪廢久矣祠舊
隸郡庠有田百五十畝或利其入欲蕪并之故以屋僦
軍官去遂不治幸其速壞公立召僕夫拚除按籍得田
脩其祠郡學田多為豪民據有公請諸憲司被檄往括
暑行山間得租三百餘石因感疾歸卒官舍至大元年
八月五日也年五十有七諸姑奉柩歸以三年十月三
十日葬郡東羅田之木瓜埭公既歿之七年當延佑甲
寅玄舉進士魁湖廣者貢明年己卯以第三人賜第同
知平江州遷蕪湖尹初贈公承事郎同知湘陰州事再

歸朝列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渤海
郡侯伯今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
郡侯初娶譚氏一年卒再娶李氏金陵仕族有婦德知
書前公四年卒初追封宜人追封渤海郡君今封渤海
郡夫人繼室李追封長沙郡君譚夫人有子曰浩龍州
書院山長娶唐渤海郡夫人有子五長貞孫石林書院
山長娶王次定孫曲阜林廟學錄娶李次玄也今中大
夫國子祭酒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備國史娶謝
封渤海郡夫人次憲孫幼鞠外氏李沅陵縣學教諭娶
湯季彭年舉明經娶周女三長適武岡路教授卜天祐
次適瑞州雲右務稅使湯居恭孫男八長慶以教授借

住建昌路樂口此石巡檢改還適遜達皆業儒女孫六曾
孫男四曾孫女四公儀表峻清瑩皙如玉有膽畧榦局
性孝友幼歲嘗割股肉以已母疾兄士高蚤世撫其遺
孤皆有成婚嫁必先兄子而後及已子先疇悉推與之
讀書日五行下八歲屬文十五下筆萬言文雄深有體
裁學精敏有識趣尤長於講說義理每講篇出士傳誦
之晚號雲莊有經學理窟雲莊講義及所著文集傳於
家歐陽氏世以文學名廬陵之族大顯于宋矣宜春防
里清門素業文行有傳至于禮部倡鳴經學師道尊嚴
表率多士公學為通儒行為士槩宣勞序位不滿德
維持斯文克肩其任再世如一遺善後人是有良嗣首

擢巍科散華燁然演論玉署黼藻帝猷追封二代有位
有士大書表隧恩賁歿存則公父子平昔鑽學術道之
報昭然四達而防里之族克昌以大將婉美于廬陵矣
於乎盛哉

銘曰

惟歐陽氏廬陵別族有家瀏陽同出安福文忠相宋魁
然大儒防里清門世德不孤操義風烈堅持允蹈服膺
克繩義方之教三代之英士生其時世其道德以恬以
熙至行應古鄉邦攸重士子景從如鳥歸鳳衛道育才
再世一心播獲百年有獲斯今綸章載頒秩登侯伯霽
恩所覃於渥其澤大君賜命詞臣敬承撰銘發潛匹休

廬陵宣昭幽顯帝仁若天垂示無垠何于萬年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
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曾祖新贈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

冀郡公

祖逢泰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冀
郡公

父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玄字原功姓歐陽氏其先出于夏禹之苗裔漢涿
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率

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為吉州刺史回家廬陵琮八世孫
 曰萬為安福令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世曰效三
 子謨托遠托徙居吉水析置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大
 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遠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內
 宋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
 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
 十里公為防里族宣慰公試湖南轉運司爰瀏陽山水
 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荆溪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
 陵歐陽公巽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為
 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為之驚嘆昭文公經術行業師
 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

云集賢公子四人長真孫次定孫次即公季彭年公生
 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冀國夫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
 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
 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
 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至里塾坐定周視諸生注目
 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目光
 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
 章冠世聲名滿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曰
 失所之集賢公為文請書院山長部使者某至州謁之
 書院公與諸生講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梅詩立成十
 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今子奇才也年十

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
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庠序必占高等老師宿儒
讀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
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
淹貫間至郡城憲使涿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為
文大噐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為憲史力辭不
就大德元年母李氏太夫人卒居喪哀毀致疾十一年
公生之日集賢公為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
遷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寔待行道為周元公鄉里儒風
尤盛公日從諸先生遊學力旣進境內勝槩題藻殆徧
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柩以還築室墓側居廬三年然

後歸復還郡城江東憲使蒙古孫公澤省親長沙一見
大奇之留諸舍館為忘年友薦公文學堪居文苑牒郡
府以達朝廷雍郡虞公井齋汲分教于潭每見公所為
文為之擊節時其子集為國子助教繕寫成帙親題以
寄於是公踪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
二年州之霞陽山宣慰公墓在焉前有方池水流清瀟
仲春之月西偏有泉感沸其色正綠初出如綫凝結漸
大如層雲壘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午至池心日
入沉於東者三日汲而書於紙經久而色不變延祐元
年季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桃樹犬樂相乳
哺綠泉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公

以治尚書與貢廬陵龍公仁夫為考試官公夢神馬見于雲霄書公姓名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同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四年丁繼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疑獄數起累年不能決公得其情皆為平反豪右非法虐其驅奴公俾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民有所為皆曰縣尹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行事飛蝗獨不入境嘉禾生野蠶熟成繭教化大行道未拾遺父老相率上其狀公力止之乃刻石吉祥僧舍行臺憲司交章薦揚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俗尚勇好鬪撫字少乖事譽不測公視事踰月赤

水大清兩洞聚眾相攻殺隣境告變官曹恣睢失色計無從出公曰彼亦人耳欲弭其變惟以德化感之吾將躬行撫諭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盈道戰鬪未已徭人素知公德望及至皆愕然相視棄兵伏羅拜馬首請罪曰我曹非不畏法而擅興兵緣訴其事于縣縣不為直而吏更需求無已繇役橫斂培克百端使終歲勞苦無以為生情有不堪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官自來罪不可逃公乃宣布德威明示信義歸理其頌其人感激遂安召為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禮部升國子監丞致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會賓興承旨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京

一二同屬皆稱疾不出公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
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
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且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
多推行之二年考大都鄉試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
藝文監隸焉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脩撰某為少監
文宗不允群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脩撰品級對曰六
品又問鄒蕪湖歐陽縣尹有廉報令安在對曰為翰林
待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為不擬待制而擬
修撰耶即取奏目御書歐陽玄可授藝文少監特命左
丞相伯顏參政阿榮傳旨公拜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
公曰汝為廬陵族長沙族耶應對稱旨閱古今書畫或

以宸翰賜群臣必命為叙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
部奉詔纂脩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謁告
南歸秋陞藝文大監檢校書籍事階朝散大夫是日中
書奏遷不愜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筆藝文少監歐
陽玄可陞大監除目今藏近臣家即遣使召還令上即
位改中順大夫僉大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
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奉勅編脩四朝實錄
撰太皇太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詔脩先師克國公
廟成奉勅撰碑文明年春兼國子祭酒進階中奉大夫
召赴中都議事詔侍講學士張起巖撰公先塋碑至元
六年得請還家樹碑三年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遣編脩郭嘉檢校張先先後各齋內醞醑
召譔太皇太后玉冊文四年復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
夫譔皇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足患風痺乞南
歸便醫有旨不允脩曲阜宣聖廟成奉勅譔碑文初公
有子皆早卒復以弟彭年之子達老為嗣六年二月卒
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携柩返葬近臣以聞
上深念之即日遣奎章閣典籤全普庵撒里賜內醞二
尊追至臨清勉諭諄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善
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命為扎兒台右丞相草詔懇辭
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
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公

力爭之命脫脫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白
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內醞三尊復起為翰林學
士以疾未行有勅譔故相和寧忠獻王脫脫神道碑三
年詔脩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內醞二尊召為總裁官使
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脩史之要公曰是猶作
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先當購書擇匠則必遴選史
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又為
便宜數十條俾論譔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恃恃露才
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正其論
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赦賜
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勅譔碑賜白金五十兩

四年奉勅撰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貢舉
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初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姓名
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脩三史
尤任勞勲改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日次
夫出遭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大悅
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館明日入謝平
章納麟謂曰吾久在者臺未見昨日天顏如是之喜也
張公起巖先為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公吾
榜首又先拜命今位次及居末雖曰君命誼有未安乃
固讓之及宋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表裏

段四乞致仕還鄉不允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
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
賜白金五十兩內醞二尊勅撰故相冀寧忠宣王帖木
達實神道碑文公自休致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
謝絕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
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內醞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
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屬養疾武昌道宮日往候問勸
公此行控辭之文屢上不允又遣使賜內醞二尊趣行
適車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聚會皆
免冬奉勅撰定國律撰選格序河決白茆以大興工役
勅公撰河平之碑十二年春宣赴延春閣集議肆赦草

詔夏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全俸從子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俾得便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勅撰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罹寇禍二兄一弟相繼去世親屬四百指死已大半配冀國夫人謝氏避難郡城亦沒公聞變哀甚上深閔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慰勞復命遜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騎還鄉收聚所餘骨肉遷寓武陵奉勅撰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詔時

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藁秋皇太子遣宮臣齋親書經訓二大字內醞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命世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撰皇太子玉冊文賜金帛表裏段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萬五千貫撫諭高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還鄉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內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最久製述益富年幾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千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戌薨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賻以楮幣二萬五千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推塋京西宛平

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既喪其長子達老後請于朝以長
兄之孫佑持為孫今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令人婚卅
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圭齋文集若干
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沉潛經傳所親承多故宋
耆碩而性度雍容含弘縝密出宰二縣寬仁恭愛處已
儉約為政廉平不苛視民如子舉善以勸未嘗笞辱故
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為祭
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備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
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
播告萬方國所用制詔多出公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
之官王宮貴人墓隧碑銘得公文詞為榮片文集字流

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類贊化
衛道黼黻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敬服及大盜
之起相國徂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大齋而後行
招捕並行則脅從誑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從行糜
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歛不公
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將蒙古漢軍民義一體論
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州遣
將分兩軍一支北助河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助池州
軍討平淮州規圖湖廣江西道遣使督南陽圖襄陽四
川軍圖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戍黃
州賊巢明立賞格正賊降者蠲其罪仍與相輔官職土

豪能殺賊來降者亦官之大軍所至傳諭脅從者別置
一所則賊勢自孤有殺降俘男女者殺士之通曉軍務
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問謀皆不可缺其後政府求
疏時事公首言京師天下出根本輿車駕行幸宜於侍衛親
軍中遴選射藝絕倫方畧出衆者教練守禦要害陝西
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任責
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除併力克復山東以制河南
兩淮選猛將擇精兵萬餘人出賊不意以取武昌邊官
省據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兵事右司選官一員專
一巡檢克復州郡覈其無籍戶若干令有若干總兵官
與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即是可窺其萬

一矣素宦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晚辱與進尤至謂可
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為後佑持譜序
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太常史官以俟來擇謹狀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危素狀

從院藏全書底本假鈔圭齋集十五卷考德日用館時海
 內所上惟此本身潤記甚多苦無它刻可校惟取諸書互
 見者填改其集所不載隨所見附錄於後嘉慶丁巳初伏芸楮
 是年冬排類 天祿琳瑯書中有是集乃元鑄舊印本因
 取校填十餘字始可讀其二三闕處則舊本所同也小寒節
 日再記

圭齋文集卷之十六終

咸豐十有一年歲在辛酉八月廿六日
 以盡芸楮先生校本對勘畢改心
 數十字並鈔補兩葉同錄
 茲本雖經久勤數四校讐而脫處甚多
 賴此本訂正補之始成善本

防里歐陽氏家藏亞中大夫碑跋

右元楚國文公玄為翰林直學士時制贈其考
 成叔為亞中大夫追封渤海郡侯復命侍講學
 士張起巖為文以表其潛德此碑所由刻也按
 元史稱楚國文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
 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
 旨此碑作於至元元年之冬正順帝即位之三
 年公為翰林承旨所給以贈封其二代之日也
 按公瀏陽人瀏陽之族原于防里防里之族本

乎安福與宋文忠公同祖故此碑述防里為詳
今防里之系有上舍歐陽鏞家藏是本出以見
示予因竊嘆曰盛哉歐陽氏文獻之足徵也前
有文忠公以文鳴于宋後有楚國公以文闡于
元然二公之所以廓大顯庸者皆先世之積累
仁厚所致也按文忠公之考崇公為綿州推官
每夜治官書必秉燭而嘆凡因有可矜者必為
之求生此明刑慎罰之心也楚國之考亞中公
為文靖書院山長進職教授能羽翼道學儲瀛

溪龜山二書院經理學田以膳養士類此崇文
衛道之功也其積累仁厚皆如此宜乎生二大
儒以清忠懿德輔佐宋元昭一代之文明流百
世之事業非偶然也其所以恩延先世歿贈名
爵追封公侯者非人之榮蓋天報之也予獲拜
觀為追原本始綴一言于碑末俾繼是而觀者
知二公之所以光揚盛大者有先德為之推輿
非淺淺之所能及也詩曰毋念爾德聿脩厥德
為歐陽氏之後者勗之

賜進士朝議大夫加授大中大夫南京國子祭

酒前翰林侍講同脩

國史兼

經筵官安成吳節與儉跋拜書

跋元贈亞中大夫歐陽公神道碑後

元歐陽圭齋先生玄本分宜防里族寓居瀏陽
登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中外四十三年終翰
林學士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朝廷寵眷終
始甚隆加恩於其父祖者屢矣方先生為翰林
直學士時制贈其父成叔翰林直學士亞中大
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而奎章閣大學士
沙臘班為請命侍講學士張起巖撰碑文侍書
學士夔夔書之起巖與先生同年且同官故於

碑中叙其族世行誼為詳而此本蓋當時摹之以遺防里之族者也防里之裔曰鏞裝潢成帙將永藏之以為家寶間來

京師持以示予求跋予莊誦再四見其家世文學之美行誼之高然後知先生之所以顯融光大者有自信所謂積厚而發弘也不勝起敬焉且是碑立於至元丙子迄今百二十六載而完好如新非什襲而珍藏之其至此歟然藏於家孰若藏諸身碑中可載世可法也使為宗族子

孫者誠法其所為心念而身體之溢淬礪乎文學敦篤乎行誼以求及乎前聞安知無若先生其人者出以大顯於時哉昔六一翁以文鳴宋而先生繼之固知繼先生而出者尚必有人信歐陽氏之多賢故也鏞字光樂為國子生拜官且有日而才卓卓又今防里族之翹然者其他子弟志學尤眾承先啓後庶其在此因識于碑末併致期望之意云

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冬十月朔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院學

士知

制誥安成彭時跋



書